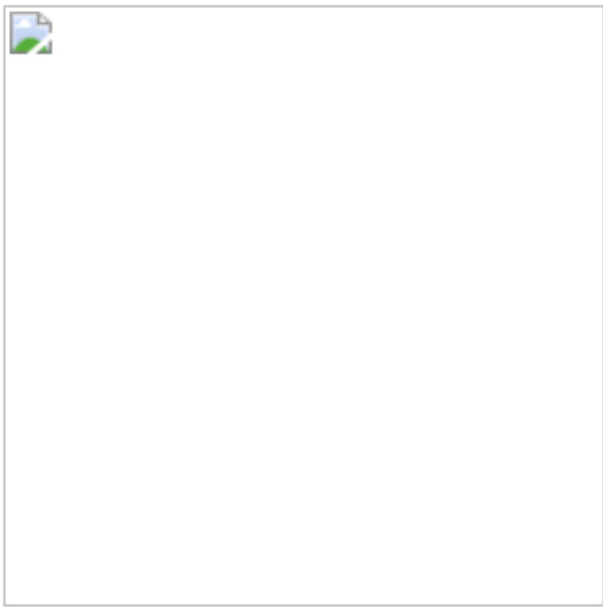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從英文報告滿江紅到一次OK—交大應化87級程正樺學長專訪



2017-09 Cheers雜誌 記者[鄭閔聲](#)

（圖片摘自YouTube）「到現在，我還是沒辦法不開字幕看一部電影，除非那部電影叫《華爾街》，裡面的對話是我每天說的，我當然聽得懂。」騰旭投資投資長程正樺一坐定，就來了段不知是玩笑還是認真的開場白。

他把雙手交疊在腦後、放鬆身體靠著椅背，卻又一臉正經地說：「真的，語言從來不是我的強項，我只是想辦法把英文練到工作上必要的程度而已。」

1976年出生的程正樺，不滿30歲就進入外資券商研究部，負責IC設計產業；2004～2005年，他還只是個資淺分析師，卻兩度領先同業、精準預測IC設計龍頭聯發科走勢，被封為「聯發科王子」。一戰成名後，他一路當上美林證券資深副總裁與瑞銀證券執行副總裁，是不折不扣的「外資金童」。

券商分析師平時除了打探市場訊息、分析企業營運及財務狀況外，也必須向掌握龐大資金的投資公司，推銷自己的研究心得，為券商爭取客戶；而優秀的語言能力，是完成這些任務不可或缺的職場技能。因此，一般人對外資金童的印象，大概就是出身海外名校商學院、說著一口無可挑剔的漂亮英語。

程正樺卻是個異數。目前已離開外資圈，自組投資公司的他，是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畢業、從未留學、也不特別擅長語言，年輕時如何精進英語，符合嚴謹的外資券商需求，領取千萬年薪？

一口破英語，曾被外商打槍

大學讀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，程正樺戲稱自己年輕時就如同許多「理工宅」，英語的聽說讀寫只有「讀」這一項，因為必須用原文教科書上課考試，而有一定水準；平時不會用上的「聽說寫」能力，只有基礎水準。

研究所畢業前，程正樺將薪資水準較高的外商管理顧問公司列為求職首選，卻因為英語能力不佳而頻頻碰壁，「應徵外商一定會要求你用英語面試，但我當時講得很差，有時腦子還一片空白，只能『咿咿啊啊』的，結果當然不理想，」他說。

叩關外商慘遭打槍，程正樺先進入本土投信公司；又為了深入理解台灣最熱門的科技產業，轉往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，負責撰寫半導體產業研究報告。

在資策會工作時，他確定券商分析師就是未來要走的路；考量當時外資券商無論市場能見度與待遇都遠優於台灣業者，他決定再次挑戰外資企業，並暗地告訴自己：「這一次，一定要把英文練好！」



語言是工具，專業才是核心

外資圈有句名言：「分析師的工作，從寫完報告那一刻才開始。」因為一份報告就算再怎麼精準犀利，沒在投資圈引起注意都只是白搭。因此每一份報告都有專人四處宣傳，爭取曝光；分析師也常需飛往世界各地，向客戶推銷觀點。通常，在業界闖出名號的大牌分析師出門，總會有許多人搶著聽他「開示」；名不見經傳的菜鳥出差，就只能寄望客戶賞臉，給個簡報機會。

對資淺分析師來說，出差的最重要任務就是「讓客戶認為你有料」，因此必須學會如何在最短時間，說出對方感興趣的觀點，記得你這號人物。

程正樺也是這麼熬過來的。在還是資淺分析師的階段，他曾經在5天之內飛了7個美國城市，有時候甚至是剛拜訪完客戶就得立刻奔向機場，趕下一場會談；談沒幾句話就被攆出大門，更是家常便飯。

從那幾年頻繁拜訪投資人的經驗中，程正樺學到，對產業的深入了解與獨特觀點，才是他打動客戶的關鍵；語言是基本的工具，但不是絕對重點。「重點是你能說出什麼對方需要的訊息。譬如說對方做的是long term（長期投資），你跟他說這家公司下個月出貨狀況，就算英文再好，也照樣被趕出去，」他解釋。

與形形色色的客戶對話，讓程正樺聽遍了五花八門的英語口音。在他心目中，節奏飛快、卻又鄉音濃厚的義大利式英文，是最晦澀難懂的腔調；讓多數人困擾的印度腔英語，對他反而不構成障礙。也因為走遍全球，程正樺深知語言不必追求字正腔圓，掌握專業用語、表達得清楚明確，遠比口音重要。

「在生活上，我的英文還不到完全沒有障礙的程度，但在工作上完全沒有問題。我覺得這樣就夠了。」程正樺坦言，近年自己的英語能力呈現「停滯」狀態，與美林證券時代沒有顯著差異，但因為語言已能應付職場需求，他寧願把有限心力，花在其他更迫切需要強化的能力上。

「從小我的強項就是數理，只是因為知道有必要，才花時間練英文。我的天分普普通通，講起來還是很local（本土），只是在工作上已經很ok。所以有需要就努力練吧，這件事沒有什麼捷徑，」程正樺說。

還在擔心自己沒喝過洋墨水、沒語言天分，職涯發展就註定比人矮一截？程正樺的經歷告訴你，語言確實可能是橫在你與夢想之間的一道高牆，但只要付出努力，這面牆絕非無法攀越。

更多報導，請參閱《Cheers雜誌》：<http://www.cheers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84744>

